

2007

中國傳統龍的神話與也斯《養龍人師門》

麥豪輝

盧詠恩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3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麥豪輝、盧詠恩 (2007)。中國傳統龍的神話與也斯《養龍人師門》。輯於《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6-2007》(頁 177- 185)。檢自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3/6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6-2007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中國傳統龍的神話與也斯《養龍人師門》

一、序言

龍，代表著中華民族，與中華文化有密切的關係。但龍一直保持神祕又神性的姿態，龍的原型至今仍然是迷，龍的神力與龍形的變化更耐人尋味。本報告將對龍的不同原型、神性及形體變化作一探討，後半為文學部分，為分析也斯《養龍人師門》的手法及含意。

二、龍的原型

關於龍的原型，有兩大類的說法：第一種說法是指龍乃起源於某種／某類動物；而第二種是指龍乃起源於某種自然現象，如風、雷等等。然有關龍的原型實在有太多不同的說法，至今仍未有定論。

龍乃起源於某種／某類動物

(壹) 蛇

「蟒蛇原型」論是流行得最早的其中一個說法。此理論指出龍的原型其實是源於蟒蛇。據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所載，「龍乃為鱗蟲之長」，鱗蟲是一種近似蛇的生物，生於水中，直接說明龍是屬於蛇的一種。

另外，聞一多於《伏羲考》中提出「龍圖騰……它的主幹部分和基本形態卻是蛇……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為圖騰的團族，兼併了……形形式式的圖騰團族，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，馬的頭，鬣的尾，鹿的角，狗的爪，魚的鱗和鬚，……成為我們現在所知的龍了」和「龍在最初本是一種大蛇的名字。總之，蛇與龍二名從來就糾纏不清……」¹，這兩點均指龍乃原於蟒蛇，此說法雖然尚有不足之處，但這是其中一個最廣為接受的觀點。

在《中國圖騰文化》一書中，何星亮更舉出六條證明蛇為龍的原型的證據²：

- 時間越早的龍，形象越接近蛇
- 古代史籍中關於龍的描寫，最接近蛇的描寫
- 古人描述的龍的特性，最接近蛇

¹ 聞一多：《伏羲考》，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。

² 龐進：《八千年中國龍文化》，（北京：人民日報，1993），頁10。

- 在古人描述中，龍蛇為同類
- 在古代蛇的圖騰流行甚廣
- 古人常把龍蛇並稱

(貳) 鱷魚

除了「蟒蛇原型」論之外，「鱷魚原型」論亦是流行得較廣的說法。王大有於《龍起源諸說簡介》中指出「我認為古人所共識的龍是海鱷，灣鱷(海、灣於古不分)，揚子鱷，灣鱷蜥類，(可能還有恐龍子存的一支，未必如今人們說已徹底絕滅。)它們是真正意義上的龍，史稱大龍或蒼龍，為龍家族的幹系……」。在另一本著作《龍鳳文化源流》，他更以出土文物乃鱷的習性去支持鱷魚為龍的原型的論點。他指出「商及商以前黃河、長江、淮河、漢水流域和濱海地區，有大量的灣鱷、揚子鱷，已為出土文物、鱷骸、鱷骨板等証實」⁵和「灣鱷、揚子鱷生活在大澤深潭、江河湖海中，在下雨前鳴叫，正是傳說中龍的習性，確切地說，灣鱷，揚子鱷的習性即龍的習性。」

何新在《龍：神話與真相》中從鱷的生態習性分析其為龍的原型：「據記載，鱷類動物具有一種奇異的功能，即可以敏感地感受氣壓變化從而預知雷雨。…『其聲如雷，聞之可占雨。』」



從上圖中的商代玉龍圖紋中，可見當時的龍紋與鱷魚的外型相似，均是長吻、長尾、有四肢及趾爪、皮膚呈坑紋的動物。

(參) 蜥蜴

第三種較具影響力的說法是「大蜥蜴原型」論。支持者之一的劉成淮在《略談龍的始作者和模特兒》中指出：「龍的一些主要特徵，除與蛇近似外，同時與蜥蜴類近似，甚至可以說更為近似。龍的長軀體、有鱗甲，卵生、冬眠、生於近水、隱伏於穴等等，固然近似於蛇類，但也近似於蜥蜴類。並且，蜥蜴類有四肢，皆具鈎爪，龍亦然，蛇類沒有。比起蛇類與龍來，蜥蜴類與龍尤其相像」。他認為龍的形象的確概括了蛇，但更概括了蜥蜴。另外，他更提出甲骨文中的龍字作為證據，「甲骨文的繁體字龍字，有的軀幹極似蜥蜴類」，指龍字的中央部分(即

軀幹)極象蜥蜴。

而何新亦於《龍：神話與真相》中指古人把「龍」當作鱷類、蟒蜥類以及蜥蜴類動物的類名而已。的確，蜥蜴與鱷魚除了體型有大小之分之外，兩者在外型上均有很多相同的特徵。

王充在《論衡·龍虛》中亦說：「龍，馬蛇之類也。」馬蛇，係蜥蜴別名。亦記作馬舌頭，現今河北方言仍以馬蛇稱蜥蜴。

龍乃起源於某種自然現象

除了說龍的原型是源自現實世界中的生物之外，另外還有一說指龍的原型是出於古人對自然現象的神獸化。



(壹) 極光

極光是在電離層上空所發生電磁的光學現象，出現時間短暫，高亮度而形態千變萬化，呈有明顯輪廓的弧狀，不禁令人聯想到神秘莫測的龍。

在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中記載了有關中國傳統神話的創造神——燭龍的描述：「西北海以外，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。有神，人面蛇身而赤，身長千里，直目正乘，其暝乃晦，其視乃明，不食、不寢、不息，風雨是竭。是燭九陰，是謂燭龍。」可見燭龍是身處極北之地的神明，身體呈長達千里的蛇形，帶有幻彩的紅色，眼睛豎生、眼臉成兩條直縫(直目正乘)，利用眨眼來控制夜空的明暗。造燭龍的形象，正是極光現象的神格化。

(貳) 虹

彩虹是在中國廣為分佈的自然現象，所以先民應該不難發現。虹的顏色與碩大的形狀像龍，而溝通天地的形態及和雨水的密切關係，可能使先民將它與龍聯繫了起來。《說文》：「虹，蜺(帝東)也，狀似蟲。」

商代甲骨文中的「虹」字作，字型像一條拱起身軀的雙頭龍。根據考古的資料，字的原型很有可能是來自雙龍首玉璜，這種玉器是一種求雨時祭祀的禮器。

從外形上推測，先民們可能幻想天虹為雨後飲水於河的龍，所以人民敬畏彩虹。在《詩經·鄘風·蝮蝮》中便有「蝮蝮(帝東)在東，莫之敢指」的詩句，古人為了避諱，所以便衍生出不以手指直指天虹的傳統習慣。

到了漢代，作雙頭龍形狀的「龍形虹」圖像見於畫石「雷公雨師圖」中，虹是兩首垂地的龍形，而虹旁邊的雨師在駕雲、播雨、放電，可見龍與虹的形象自古以密不可分。



图 45 山东嘉祥汉画像石“雷公雨师图”中的龙形虹



图 42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“双龙首璜形玉饰”

(參) 龍捲風與雷電

龍捲風是大氣中旋轉的漏斗形雲團，最明顯的特徵是積雨雲向下伸延成尾狀，再加上猛烈的雷暴及暴雨，其外形甚似見尾不見首的龍尾，而且龍捲風出現的時間短暫，所以龍捲風很容易被附會為飛躍升天的龍。

元代學者楊禹撰《山居新話》載：「小寒後七日，即十二月望，申正刻，四黑龍降於南方雲中，取水，少頃又一龍降於東方，良久而沒。」³文中所指的龍明顯是指龍捲風，所記載的就是「水龍捲」這種自然現象。

而雷電細長而勾折之形，配以有如巨獸吼叫的雷鳴，及雷擊的巨力都使古人產生因不能解釋此自然現象的畏懼與聯想，於是產生了雷電乃下雨時飛龍升天之說。

東漢王充《論衡·龍虛篇》中：「見雷電發時，龍隨而起，當雷電擊樹木時，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，雷電去，龍隨而上，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。」由此可見，雷電為「天取龍」的觀念在東漢已相當流行。

三、小結

在甲骨文中，龍明顯是一個象形文字，是對某種已存在的爬行動物的描述。

³ 參見周桂鈿：《天地奧秘的探索歷程》第六章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8年。

此動物有四肢，而且巨口獠牙(可能是鱷也可能是蜥蜴)，龍頭部有類似角的飾物⁴。其後由於「龍」的出現與風雨等自然現象有密切關係，所以先人把「龍」結合自然現象並加以神化，成為後來神龍的形象。



四、龍外形的演變

「龍」的形象自商代形成之後，開始了既漫長又複雜的發展過程。以下所展示的，是由新石器時代至清代龍形象的例子。由於同一時期的龍，也會因地區及作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，所以下圖僅作一概括的參考：

「玉龍」(夏)，頭部呈方形，附加物少，頸至腹漸變粗，腹至尾漸幼。



「龍形玉」(商中晚期)，頭上有角呈柱形，比前期的龍多了背鰭、腹上更有鱗紋及四肢，依稀可見三爪。



「金銀錯龍虎紋鏡」(戰國)，龍角伸長，龍髮向尾部伸展，腹部明顯增長，爪部突出，可見三趾。



「龍虎鬥圖」(東漢)，龍角進一步延長，鱗狀似魚鱗，背上長有雙翼，當時的龍

⁴ 袁德星在《龍的原始》云角：「並非龍的專利，它應附有一種人文的特別意義。」，說明龍頭上的角與鳥頭、人頭上的角一樣，非寫實之物，是創造者硬安上去，代表其身份與力量提升。

多為雙翼龍，背鰭疏落。

「永泰公主墓蓋上龍紋」(唐)，龍角始有明顯分叉，龍頭與鳳、麒麟相似，背鱗排列細密，有腹甲，背鰭細密，尾部細長似虎尾。



「龍紋梅瓶」(宋)，附加物逐步完善，龍髮上卷，龍角更似鹿角，龍體更修長，尾部回復唐代以前的狀態。



「二龍戲珠」(明)，明清時代是中國龍形發展的最後時期，龍的形狀就是在這時期被定型。此時期的龍吻扁長，龍髮上衝，背鰭整齊美觀，腹部進一步延長，更出現五爪龍。龍的形象正式成形，及至清代只出現了細微變化，例如龍髮向後生長、下顎比上顎長(地包天)、及龍的形態更生動等。

五、龍的神性與含意

(壹) 人神通天的坐騎

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載了齊國術士公孫卿所言的神話：「黃帝采首山銅，鑄鼎於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髯(炎)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，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餘人，龍乃上去。」說明了鑄鼎是古人與天地溝通的一種手段，鼎既成，鼎上的龍紋便會化成實體，供皇貴上騎登天，而龍則是溝通天地的使者，鼎上的龍紋是可使統治者接上天的神龍。

古藉也記載了古代的神人以龍為坐騎，乘龍來回於天地之間。例如《韓非子·

十過》：「昔者，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，駕象車而六蛟龍。」龍是以在空中駕車的神獸的形象出現的，是黃帝所駕馭的神獸。《大戴禮記》也載黃帝、顓頊皆乘龍：「顓頊，……乘龍而至四海，北至於幽陵、南至於交趾、西濟於流沙，東至於蟠(盆)木。」

及至夏朝，也有關於啓乘龍的神話。《海外西經》中云：「夏后啟乘兩龍，雲蓋三層，左手操翳（羽傘），右手操環（玉環），佩玉璜。」⁵

楚國愛國詩人屈原在《九歌》中都有大量詩句描寫神人乘龍：「龍駕兮帝服，聊翱遊兮周章。」（《雲中君》），「駕飛龍兮北征，遭吾道兮洞庭。」（《湘君》）。而祝融、句芒、帝嚳等帝都有乘龍的傳說，所以龍到後來漸漸成了帝王的象徵。

龍貴為溝通天地的使者，自然要擔負起引導人的靈魂升天的任務。1973年在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帛畫「人物馭龍圖」就是其中的例子。其墓主是一位年約40歲的男性，畫中的人物應為男墓主的形象，而整個帛畫的主題明顯是神龍負載墓主的靈魂升天。⁶

就是因為遠古時代已有了以龍為溝通天地的宗教觀念，所以造就了龍飛於天的能力與形象。龍由原來實有的動物，付以飛行於天地的特性，成為神明。



圖 44 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出土的帛畫「人物馭龍圖」

(貳) 招來雲雨的理水神獸

新石器時代中原龍紋原型與魚、鯢、鱓、蛇均與水有密切聯繫，其生態因天氣的陰晴雲雨而有所變化，所以先民將它們視為致雨的精靈，例如上文中提及鱓於雨前鳴叫的習性。直到明代李時珍於《本草綱目》中還以為鱓「能吐氣成霧致雨」，顯然是受了古時先民認為龍具有蓄水的神能所影響。

《說文解字·玉部》：「璜，禱旱玉也，為龍紋，從玉，龍聲。」，由此可見，這種龍形玉是在天旱時求雨所用的禮器，證明古人已有「龍可致雨」的信念，並把龍看作是水神般崇拜。

在《抱朴子·登涉》中：「山中辰日有自稱雨師者，龍也」，更是直接把龍稱作雨師的最早記載。

⁵ 袁柯：《中國神話傳說》，頁 406。

⁶ 湖南博物館：《新發現的長沙戰國楚墓帛畫》，《文物》1973年7期。

龍能影響雲雨及為天神使者的身份相結合，於是就產生了黃帝與應龍的神話。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云：「蚩尤作兵伐黃帝，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。應龍蓄水……遂殺蚩尤。」在這則神話中，應龍受黃帝的差使，以「蓄水」的戰術與蚩尤作戰，目的是為了造成乾旱，協助黃帝取得勝利。而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中亦有另一段神話：「應龍已殺蚩尤，又殺夸父，乃去南方處之，故南方多雨。」說應龍因殺了蚩尤及夸父而不可再回天庭，所以便退居南方，令南方潮濕多雨。兩則神話看似矛盾，其實都是說明了龍具有控制雲雨的能力。於是後來人們便求助於應龍，祈盼「蓄水」的應龍可為該地致雨。

除了控制雲雨外，龍也有控制河澤的能力。《拾遺記》：「禹盡力沟洫，導川夷岩，黃龍曳尾於前，玄龜負青泥於後。」在這則神話中，黃龍以尾畫地，助大禹疏導洪水，這也是龍被視作「水神」的其中一種能力。

(參) 顯示吉祥的靈獸

遠古的動物崇拜中，代神賜福降禍是神獸的基本功能，龍也是其中一種。古人認為，凡統治者的德行順乎天意，社會定必昌盛，一切風調雨順，於是就會有靈獸的出現來顯示祥瑞，其中主要分為龍、鳳、麟、龜四種。（《禮記·禮運》）

六、關於孔甲畜龍的數則神話

(壹) 關於豢龍氏出處的神話

《左傳》：「昔有莜叔安有裔子，曰董父，實好龍，以服事帝舜，舜賜之姓曰董氏，曰豢龍。」意思是顓頊的子孫莜叔安有個曾孫叫做董父，傳說他最能養龍和馴龍，把舜的龍養得生氣活潑，於是被舜賜姓董及任命為豢龍氏，讓他專門養龍。

另外一則神話，記載於《拾遺記》卷一：「舜之時，南潯之國獻毛龍，一雌一雄，放置豢龍之宮，至夏代，養龍不絕，因以命族。」就是說舜在位時，南潯國從地脈深處掘出一雌一雄兩條毛龍來，貢獻給舜，舜把牠們安放在豢龍宮中，叫專門養龍的人餵養牠們，其後禪位給禹，兩條龍也移交給禹。

關於孔甲畜龍，則分別有劉累與師門兩段傳說。

七、參考書目

1. 郭璞註，范欽訂：《山海經 十八卷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。
2. 袁珂著：《中國古代神話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0。
3. 袁珂著：《古神話選釋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9。
4. 何新著：《談龍》，香港：中華，1989。
5. 集思編：《梁秉鈞卷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，1989。
6. 何新著：《龍：神話與真相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，1990。
7. 劉志雄，楊靜榮著：《龍與中國文化》，北京：人民，1992。
8. 袁珂著：《中國神話通論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3。
9. 王叔岷撰：《列仙傳校箋》，台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5。
10. 陳炳良：《形式、心理、反應 中國文學新詮》，香港：商務，1996。